

4. Два русских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английским, не имеют значения «дружба», что может говорить о различиях в английских и русских традициях.

5.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усских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 со значением «дружба» являются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ми (8 из 10). Английские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 также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воем являются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ми (8 из 10). Преобладание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х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 со значением «дружба» над предметными мы объясняем тем, что дружба — это действие, процесс,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торых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о несколько участников.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Лебединская В.А.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е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Челябинск: ЧГПИ, 1987. 80 с.
2. Литвинов П.П. Англо-русский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 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ей. Продвинутый английский — через фразеологию: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ам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 Яхонт, 2000. 448 с.
3. Чепасова А.М.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свойства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к спецкурсу. Челябинск, 1983. 95 с.

Ван Хунмин, г. Цюйфу (КНР)

О МЕХАНИЗМ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АЗЛИЧИЙ В СЕМАНТИКЕ РУС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ГЛАГОЛОВ

При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в семантике рус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глаголов должно учесть два аспекта: статический и динамический. В первом аспекте исследовано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актантов глаголов, а в последнем —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деривацион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глаголов. В разных аспектах причи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различий разная. Цель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раскрыли различия созн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ции, закрытого в значениях глаголов, и служили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м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рус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языков и культур.

1 引言

对俄汉词汇单位的意义进行对比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揭示出俄汉语具有的不同语言世界图景。语言世界图景是一种主观图景，是“语言通过文化世界图景所折射的现实世界”。[赵爱国 2004: 36] 语言世界图景反映的是思维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客观世界在思维世界中的投射。在语言世界图景里，重要的不是客观世界的本真面貌，而是思维世界的认知状态。后者需要通过语言加以揭示。因此，通过不同的语言世界图景，可以对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有所认知。这也是语言研究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具有的积极意义。正如洪堡特指出的那样，“语言乃是精神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 [洪堡特 2004: 48]。在对语言中的文化进行研究时，不但要对那些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词汇单位（如植物词、动物词、数字等）进行研究，还要对普通词汇单位（尤其是动词）蕴含的文化含义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动词在语言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是构成句子的核心要素，本身指向一个情景。因此，语言之间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动词之间的对应上。在《意思⇌文本》模式理论里，句子被描写成动词及其题元的结构关系，实现从“意思”到“文本”以及从“本文”到“意思”的双向语码转换。[Мельчук 1974: 9] 这充分说明了实现不同语言动词对应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语言的复杂性，在两种语言之间，动词在意义上能够完全一一对应的情况并

不理想。对应的词汇单位之间往往存在着意义上的差别，描写这些差别，对于构建不同的语言世界图景、了解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都有着积极意义。因此，本文选择动词作为研究对象，对俄汉动词语义进行对比分析，目的在于说明俄汉语在普通词汇里具有的不同语言世界图景，以及形成不同语言世界图景的原因。

对不同语言的动词进行语义对比分析既可以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二者在语义内容、题元内容等方面具有的差异，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两种语言中对应的动词在派生语义上具有的差异。下面将从这两个角度对俄汉动词的语义差异进行分析。

2 静态视角

从静态的角度看，不同语言的动词在语义内容、题元内容等方面可能会具有意义上的差别。动词的语义内容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既包含显性的陈说成分，又包含隐性的预设成分、动因成分等其它成分。[Апресян 2009: 18] 每一个成分的内容不同，都会导致不同语言对应动词语义产生差别。题元内容也是动词语义中包含的一个部分，它是“词汇单位内部稳定的语义因素”、“题元构成并揭示词汇语义”。(彭玉海 2004: 2) 题元内容不同也会造成动词语义发生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对动词语义进行描写和名词不同。后者蕴含的文化信息往往在于对名词指向客体进行的文化联想。这种文化联想以该客体本身固有的某些属性为认知理据。对动词语义的差别进行描写则要复杂的多。在这里动词指向的情景本身没有作为形成意义差别的理据，类似的理据需要在人的认知方式中寻找。本文在对一些俄汉动词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把静态视角对应动词之间具有的意义差异总结为三个方面：认知凸显不同；范畴化不同；语言价值不同。下面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1 认知凸显不同

认知凸显是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它反映的语言认知观是“凸显观或‘信息中心观’”。(彭玉海 2010: 20) 凸显观和经验观是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两种基本语言认知观。凸显观强调人构建观念化的情景时，对客观情景组成部分的凸显程度不同。经验观反映了人在认知客观世界时自身经验的重要性。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种意象图式，它是认知未知世界的工具。在这里，“隐喻”发挥着重要作用。认知语言学经常使用认知凸显来解释为什么同一词汇会形成不同的意义。其实，认知凸显也是不同语言对应词汇单位意义差别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俄汉语言中有些对应动词具有明显的意义差别，其中有些差别就是因为动词语义中包含的认知凸显不同。比如运动动词的“方式”意义是俄语运动动词的特征，在“汉语”中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汉语既有呈现运动方式的动词“走、跑”，也有不涉及运动方式的动词“来、去”。后者的语义中只是强调运动是靠近说话人还是远离说话人。在现实的交际中，如果不涉及到运动方式，我们一般倾向于使用不含运动方式的运动动词“来、去”。如：

(1) a. 妈妈是北京人儿，原籍山东，都是山东来的。|b. 到外地去的日子也很短，没有多长时间。

这说明，俄罗斯民族在认知“运动”这一客观情景时，凸显了行为的“运动方式”，这一认知结果被记录在俄语运动动词的语义中。俄汉运动动词具有的这一意义差别是比较明显的。在另外一些动词中，认知凸显造成的意义差异就要隐晦得多。本文主要说明这些比较隐晦的动词具有的意义差异。

俄语动词жаловаться和汉语动词“抱怨”在其初始意义上具有意义对应关系。它们指向相同的客观情景，但是该客观情景的认知凸显方式却不完全相同，从而导致жаловаться和“抱怨”在语义内容上具有一些差异。

Ю. Д. Апресян, М. Я. Гловинская曾将жаловаться释义为：主体说发生或者现在存在对自己不好的事情，目的是使听话人改变这种状况，寻求理解或同情，或者宣泄自己的感情。[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04: 316]

其中，“发生或现在存在对自己的不好的事情”是预设成分，“主体说”是陈说成分，而“目的是使听话人改变这种状况，寻求理解或同情，或者宣泄指的感情”是动因成分，是说话人发生“抱怨”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汉语的“抱怨”同样具有“因事”、“说话”、“宣泄感情”等语义成分。张占山指出，汉语的“抱怨”应该释义为：对他人陈述自己感到不满的人或事物的行为、属性，以

表达自己的不满。(张占山 2006: 52) 由此可以看出,“抱怨”和жаловаться在预设和陈说上基本一致的。二者之间的语义差别主要体现在动因成分上。在жаловаться的动因里,“目的是使受话人改变这种状况”这一成分占据主要位置。而“宣泄自己的感情”处在次要位置。这种情况在“抱怨”的动因成分中不是一样的。在“抱怨”里,“核心义素是表示不满”。(张占山 2006: 48)《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8: 52] 也认为“抱怨”的主要成分分是“不满”:心中不满,数说别人不对。

这说明,在对“抱怨”这一客观情景的认知凸显上,жаловаться凸显“说话人希望受话人改变这种状况”这一成分,而“抱怨”则凸显“说话人的感情宣泄”这一成分。因此,对相同的客观情景,俄汉动词体现的主观解读不完全相同。并且,在俄语中,жаловаться语义中包含的这一主观认知凸显还在动词的语义配价中体现了出来:жаловаться配价中言语对象(受话人)的社会地位要比说话人高。[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04: 317] 因为,只有受话人的社会地位比说话人高,才能使“说话人希望受话人改变某种状况的愿望”得以实现。“抱怨”的语义中因为凸显“说话人的感情宣泄”,因此,对受话人没有这种要求。当受话人的地位比说话人高时,也可能蕴含“说话人希望受话人改变这种状况”这一成分,但毕竟这一成分表现得并不明显。

2.2 范畴化不同

范畴化是一种归类,是把若干类似的事物归为一个集合。当对该集合进行语言符号称名后,就建立起了语言符号和客观事物的对应关系。语言符号具有的指物意义由此产生。若干事物体现的共同概括属性和本质属性构成了该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张家骅等 2003: 14) 概念意义和指物意义构成了词汇单位的语义内容。

俄汉对应动词可能具有相同的概念意义,但其指向的客观情景不同。如果把动词同指向情景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该动词具有的指物意义的话,那么就是说具有相同概念意义的对应词汇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指物意义。这种意义的差别体现了不同民族对不同客观情景实施的范畴化操作不同。如俄语动词отомстить和汉语对应的动词“报复”具有相同的语义内容(概念意义)。Ю. Д. Апресян等人把俄语动词отомстить释义为: X отомстил Y-у за W Z-ом =1) Y对X做过不好的事情W; 2) X记得这件事情,并且X知道,自己只有对Y做了不比W好的事情时才会得到满足; 3) X做了对Y不好的事情Z。[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04: 736]

我们认为,这一释义揭示的语义内容和汉语“报复”具有的语义内容是一样的。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8: 50)对“报复”的释义只包括第1)点和第3)点:打击批评自己或损害自己利益的人。“批评自己或损害自己利益”是预设,相当于“Y做了对X不好的事情”。“打击”相当于“X做了对Y不好的事情。”尽管汉语“报复”的释义中没有“X记得这件事情,并且X知道,自己只有对Y做了不比W好的事情时才会得到满足”这一成分,但事实上它是存在的:这一成分是要施事“报复行为”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一成分不存在的话,也就没有“报复行为”。

动词отомстить和“报复”的概念意义基本一致,可对等起来,但其指物意义却并不一致。这体现在配价X的语义内容上,即二者填充X的具体名词不完全等同。“报复”预设的主体X只是人或者人所在的团体、机构,或者可能是大自然,如例(2a)。而отомстить还可能是一些表示“超力量”(высшая сила)的词,如国家、命运、上帝等 [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04: 737], 如例(2b):

(2) a. 失去平衡的大自然一刻也不会忘记对人类进行报复:干旱、风沙、洪水、热岛效应.....|b. — Лорочка, — говорю, — Бог за тебя отомстил. (Ф. Искандер, Стоянка человека) [“罗洛奇卡”,我说道,“上帝因为你而进行了惩罚。”] / “罗洛奇卡”,我说道,“上帝因为你而进行了报复。”]

汉语的“报复”主体通常不是“上帝、国家”等具有主宰力量的词汇。这些词汇在我们的观念中往往是作为仲裁力量出现的,因此,它们更常和“惩罚”搭配使用。

动词отомстить的主体常怀有强烈的情感,“受辱、嫉妒、仇恨、被轻视的感觉以及复仇的渴望等,这些成为复仇的主体要使复仇的对象遭受更大损失的原因。” [Апресян и др. 2004: 737] “报复”的主体可能处于强烈的仇恨状态中,如例(3a);也可能并没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心理,如例(3b):

(3) a. 到晚上赫斯渥回家时,她已经满腔怒气,急于要他解释,急于向他报复了。lb. 不过,对那几个顽皮的孩子,我们不报复他们一下么?

这说明,在对“报复行为”进行范畴化的时候,отомстить和“报复”是不同的。前者把“上帝、国家对他人做的不好的事情”这一行为归为“报复行为”,后者常把类似的情景归为“惩罚行为”。并且,отомстить在选择作为“报复行为”的情景时,往往选择主体因怀有强烈不满情绪而实施的行为,“报复”对主体的情感没有类似的限定。

2.3 语言价值不同

每个词汇单位在自己语言内部都有不同的价值,用索绪尔的话说,语言就是一个纯粹价值的系统。(索绪尔 2005: 157) 索绪尔用例子告诉我们,具有相同意义的词未必会具有相同的价值。实际上,索绪尔首先把词汇单位的意义和词的意义等同起来。他所说的相同意义指两个具有对应关系的词在某个意义上等同,但不是在所有意义上都等同。因为它们在各语言系统中处的位置不一样。或者两个相互对应的词可能呈现属种关系,这也是由于它们具有的价值不一样。例如俄语的брат对应着汉语的两个词“哥哥、弟弟”,前者是上位词,后者中的每一个都是下位词。因此,即便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需要把брат同汉语“哥哥、弟弟”中的一个词对应起来,但不能说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俄汉运动动词“идти/走”也体现了语言价值不同造成的意义差别。俄语动词идти和ходить共同承载了“步行走”这一客观情景。前者承载一次性、单向性运动特征,后者承载多次性、无方向性运动特征。这一情景在汉语中用一个词“走”称名。因此可以说,идти和“走”具有对应关系,但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因而意义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别。因此,语言价值理论告诉我们,不同语言之间对应词汇单位意义之间的差别首先是由于语言单位在各自语言中所处的价值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不同民族使用离散的语言单位对客观世界的连续统切分不同。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一些语料把不同语言对应动词之间具有的意义差异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 认知凸显不同;2) 范畴化不同;3) 语言价值不同。从这些概念的本质属性看,它们都是由于人在认知世界对后者的观念化不同造成的。但是,语言价值和前二者有所差异,因为语言价值导致的词汇单位语义差异往往比较明显,它是我们对不同语言的直观感受。认知凸显和范畴化有时候则表现的更为隐蔽一些。揭示认知凸显和范畴化在语言中所起的作用需要我们对大量语言事实进行归纳、概括。需要指出,本文暂没有考察对应谓词单位在句法表达方式上具有的差异。例如,“抱怨”在表层句法结构可以支配数量宾语,而жаловаться不能:

(4) 他低声抱怨了一句继续往上爬。

3 动态视角

假设我们把多义词看成是“初始意义和其派生意义构成的一个集合”(Анна Зализняк 2004: 31),那么从动态视角对语言间对应词汇单位意义差异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词汇单位意义派生机制的研究上。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语言单位在意义派生时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Е. В. Падучева把词义派生的规律归结为四个参数:分类范畴、主题类别、角色配位和参项的主题类别。[Падучева 2004a: 28-29] 分类范畴和主题类别就就动词的语义类别而言的,参项的主题类别实际上是针对题元的语义属性而言的,至于角色配位,指“动词词汇单位语义角色及其句法表达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Ярцева 1998: 135; Мельчук 1998: 163; Тестелец 2001: 411] 这些参数对于解释语言内部语义衍生问题比较有说服力,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语言相互对应的词汇单位在其意义派生时往往表现出差异。例如俄语动词намазать有两种角色配位:Девочка намазала масло на хлеб和Девочка намазала хлеб маслом. 后者比前者语义中多“用……抹满”这一意义成分。但在汉语中“抹”却没有因为这种配位的变化而发生意义的变化,“把黄油抹到面包上”和“把面包上抹上黄油”这两个句子中“抹”的意义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解释不同民族具有的认知方式时,词汇语义派生的动态机制无能为力。当然,语言单位的语义派生有着很大的理据性:这是由语言的经济原则决定的。但是,派生理据的选择因人而异。因此,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人的认知方式。从动态视角分析不同语言对应词汇单位之间具有的意义差异可以使用两个概念,一是隐喻概念,而是认知凸显。下面我们进行简要说明。

3.1 隐喻

传统语言学研究中，隐喻只是被视为一种修辞格，其实质在于词语的替代，即“处于相同句法位上、语义有别的符号替换关系”。（彭玉海 2011: 39）但自从认知语言学兴起后，“隐喻”这一概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这里，隐喻不再是一种修辞格，而是“人”的一种认知机制，其本质在于用已知的经验认知未知的世界。“它是‘人’用以认知世界，构建语言世界常用的一种方式。”（王洪明 2012: 17）隐喻的特点在于建立源域和目标域的投射关系，前者作为喻体，是说话人使用的“元语言”，后者作为本体，是说话人用以解释的对象。不同民族在不同的认知域之间建立投射关系，形成不同的认知图式。表现在语言中就是不同语言对应词汇单位的派生意义具有很大差异。

例如在俄汉语言中，对情感的描写都可以使用派生的词汇。但是隐喻图式不同导致对应词汇单位的派生意义不同。在俄语的认知图式中，既可以把感情隐喻成物体，见（5a）；也可以把感情隐喻成气体，见（5b）：

（5）a. И такая огромная тоска охватила меня.[这样无比的忧郁包围着我。]b. И тоска окутала спящий город своим черным пологом.[愁云用自己黑色的幕布笼罩着沉睡的城市。]

而在汉语的认知图式中，情感一般被隐喻成气体，所以，可以用“包围”、“笼罩”等词的隐喻意义描写感情状态，如：

（6）a. 总而言之，从来没有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包围了我。b. 他抬眼望天，虽然天空只有淡淡浮云，但是他觉得似有无边愁云笼罩着北京上空，日色也昏昏无光。

当把感情隐喻成气体的时候，俄汉在初始义上对应的谓词词汇单位也具有相同的派生意义，如“окутывать/笼罩”。如果俄语把感情隐喻成物体而使用охватить时，与其初始义对应的汉语动词“抱”没有类似的派生义。

类似于这样的隐喻模式还有许多。据认知语言学家证明，当一个隐喻模式成立后，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了对应模式，那么，所有原来修饰本体和喻体的词汇单位之间也会建立起对应模式，这既包括动词，也包括各种形容词。如“争论是一场战斗”这一隐喻模式就是如此。

对隐喻机制的揭示对于解释不同语言之间对应词汇单位在意义派生时产生的差异有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不同语言对应词汇单位在意义派生时产生的差异还跟“人”的认知凸显有关，即不同语言的词汇单位在意义派生时选择的认知理据不同。下面简单进行一下说明。

3.2 认知凸显

词汇语义派生中的认知凸显指，在动词包含的诸多义素成分中有若干义素在词汇语义派生中起着派生理据的作用。不同语言中对应词汇单位被凸显出来的义素内容不同，选择派生的理据不同，自然会导致其派生的意义不同。被凸显出来的理据意义既可能是显性的陈说成分，也可能是隐性的预设、动因等成分。

俄语运动动词идти和汉语运动动词“走”的陈说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含有“一次单向”语义成分，后者虽也具有“方向”义素，但并不强调是一次单向性，因此，идти和“走”在使用该义素成分作为凸显的理据成分时，派生的意义有很多不同。前者可以派生出以下意义：идёт дождь（下雨），идёт собрание（开会），из трубы идёт дым（烟从烟囱里升了起来），автобус идёт（汽车在行驶），等等。俄语动词идти的“方向”性只强调一次单向，跟水平和垂直无关，因此，在语义派生时可以有上面那些意义。而汉语的“走”虽不强调一次单向性，但它强调是以说话人为起点的水平运动，因此汉语的“走”可以派生出“离开、去世、走亲戚”等意义（可参阅《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走”的派生意义）。由此可以看出，идти和“走”在派生意义上出现的差别是因为所选取的派生理据不同，即认知凸显不同。

除了凸显显性的陈说成分外，意义派生时凸显的理据成分还可能是隐性的预设、动因成分。例如俄语动词жаловаться的动因中强调“主体X的目的是使言语对象Y改变目前状况”这一成分，从而使得言语受事配价Y在表层结构中因填充的具体题元不同而使动词派生出不同的意义。如填充受事的是“老师”，则使动词产生“告状、打小报告”的意思，如填充受事的是“警察局”，则派生“控告”的意思。而汉语对应的动词“抱怨”因动因

成分中不含这一语义成分（或者说该成分只在某些情景中出现），所以没有类似的派生意义，相应的意义在汉语中需要借助其它词汇表达。

由此可以看出，认知凸显不仅可用于描写同一语言内部词汇单位的意义派生问题（该问题的研究可参阅彭玉海 2010: 20-22），还可以用于描写不同语言对应词汇单位之间具有的意义差异：既有静态的语义差异，又有动态的语义差异。另外，动词语义中包含的各种意义都可能会成为意义派生时潜在凸显的意义成分，因而，从静态视角对词汇单位的意义进行详尽描写对于揭示意义派生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也很有好处。

4 结束语

本文从静态的视角和动态的视角对俄汉语言中对应的谓词单位存在的语义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从静态视角看，不同语言对应动词在意义上形成的差别表现在三个方面：1) 认知凸显不同；2) 范畴化不同；3) 语言价值不同。从动态视角看，不同语言对应动词在其语义派生时产生的差异表现在两方面：1) 使用的隐喻模式不同；2) 语义派生时凸显的认知理据不同。从普通词汇尤其是动词角度揭示不同语言之间具有的意义差异是一个值得深入去做的课题。在我们看来，它至少有两方面的益处。其一在于，从语言的分析中了解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人类的认知方式是隐含在语言中的，尤其是过去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因此，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认知方式，了解该民族特有的观念化方式，必须要借助于语言描写。这也是为什么洪堡特研究不同民族语言的原因，他就是希望通过揭示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而认识到民族精神的差异。他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不同民族认知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词汇中，也反映在普通的词汇中。不仅反映在表层的句法形式上，也反映在语义内容上。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含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词汇研究较多，而对普通词汇研究较少。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其二在于，对不同语言动词意义的对比研究对于外语教学有着很大的好处。我们知道，动词可以看成是一个高度紧缩的句子结构（Падучева 2001: 23; 2004b: 5），掌握了动词的意义、结构及其用法，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掌握了相应的句法结构。因此，对不同语言对应的词汇单位进行详细对比分析，有利于学习者抵消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从而更好的掌握外语。最后需要说明，本文并非穷尽式探索，不同语言在对应词汇具有的其它意义差别及其产生的原因，还需继续探索。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Апресян Ю.Д. и др. Новый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иноним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2. Апресян Ю.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семан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9.
3. Зализняк Анна А. Феномен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и и способы его описания.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4(2). С. 20-45.
4. Мельчук И.А. 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смысл ↔ текст». М.: Наука, 1974.
5. Мельчук И.А. Курс общей морфологии (Том II). Москва-Вен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6. Падучева Е.В. К структур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поля "восприятие"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глаголов восприят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1 (4). С. 23-44.
7. Падучева Е.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а.
8. Падучева Е.В. 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инварианте вид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глагол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2004 (2). С. 5-16.
9. Тестелец. Я.Г. 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щ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10. Ярцева В. Н.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ЭС):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8.

11.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2. 彭玉海. 俄语题元理论[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13. 彭玉海. 动词语义中的认知凸显与认知域转移[J]. 中国俄语教学, 2010 (2): 20-24.
14. 彭玉海. 俄语动词隐喻的语义解读——兼动词多义的分析[J]. 外语学刊, 2011(5): 39-43.
15.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铭凯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6. 王洪明. 词汇单位语义派生机制多维阐释[J]. 中国俄语教学, 2012 (3): 14-18.
17. 张家骅等.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8. 张占山. “抱怨”和“埋怨”辨析与词典释义[J]. 辞书研究, 2006(3): 46-53.
19. 赵爱国. 语言世界图景与文化世界图景[J]. 中国俄语教学, 2004a(2): 35-39.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У Цзинвэнь, г. Тюмень

АНИМ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РАВНЕН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равн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снов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способ познания мира и человека, творческую силу, обогащающую язык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яркий, весьма употребительный и продуктивный прием создания образа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сти. Сравнение — это еще и оценочное средство,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ее выражению говорящим сво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передаваем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равнение занимает особое место в языке и мышлении. Как термин поэтики сравнение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изображаемого предмета или явления с другим предметом по общему им обоим признаку. Сравнение част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особая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выражения метафоры, когда последняя соединяется с выражаемым ею предметом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связки «как», «будто», «словно», «точно» и т. п., причем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эти союзы могут быть опущены, а сравнение выражено творительным падежом. Например, скакать (прыгать) как заяц\зайцем [Горбачевич 2004: 3].

Аним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равнения изучались такими лингвистами, как Кунин А.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Смирницкий А. И и др. Все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е авторы изучали эту группу слов, уделяя вниман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их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в системе языка. Сравнение — не просто способ наименования окружающе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но и весьма яркое средство её оценки. Оно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 наглядно, образно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 человека, явления природы, повседневные ситуации [Мокиенко 2003:2].

Слово «животное»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употреблённое в переносном смысле, обычно отражает отвлечённое понятие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 исход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Например, слово змея может не обозначать конкретной змеи во плоти, а быть применимым к различным объектам одушевленного и неодушевленного мир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вижения змеи позволяют сравнивать с ней такие объекты, как дорога, улица, река и т.п. (*витьяся, извиваться змеей*). Гибкие растения, веревки и другие удлиненные предметы способны *обвиваться как змея* вокруг чего-либо. О блестящем платье, облегающем гибкую женскую фигуру, говорят так: *сверкает как змея чешуей*. Наиболее часто со змеей сравнивается человек.

В системе аним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етафорики животные выражают оценку состояния лица, оценку действий и манеры поведения лица, например: *вить как волк* — «1.о тоскливом и